

罗马确立愿景——第五号

揭示复临主义中反复出现的预言争议：解读你本国的强暴人

Jeff Pippenger

2024-08-09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指出,在复临运动的历史中,从米勒派时期直到今日,曾出现过六条与预言有关的争议脉络.我主张,围绕《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十四节中“你本民中的强盗”的第一次与最后一次争议,在预言上完全相同.米勒派认为这些“强盗”是罗马,而新教徒则教导说,这些“强盗”是一位名叫安提阿古·伊庇法尼斯的叙利亚国王.

到那时,必有许多人起来攻击南方王;你本国的强暴人也必兴起,要应验那异象,然而他们却要败亡.但以理书11:14.

从第十节开始,并延续到第十五节,呈现了埃及与叙利亚两国之间的一场战争.文中埃及被称为南方王,而叙利亚王被称为北方王.第十节指出了历史学家所称的公元前219年第四次叙利亚战争的开端,第十一至十二节描写了公元前217年的拉菲亚之战及其后续.随后,第十三至第十五节指明了公元前200年的帕尼翁之战.在第十至第十五节中,叙利亚王是安提阿库斯·马格努斯,塞琉古帝国的统治者.

第十节叙述的是安条克大帝为夺回数年前从塞琉古王国被夺走的领土而发动战争的历史.在这一节中,他于公元前219年收复失地,但他暂时停止攻势,谋求重整军力.他已重新掌控这些失地,并一路推进到埃及边境,这个南方王国由托勒密王朝统治.公元前219年至公元前217年间,南方之王与北方之王都为即将到来的拉菲亚战役制定计划.

公元前217年爆发了拉菲亚之战,由托勒密统治的埃及南方王国击败了叙利亚王安条克大帝——预言经文中的北方之王.随后在第十三至第十五节所述的公元前200年、相隔十七年之时,已与马其顿的腓力结盟的安条克大帝在帕尼翁之战中与埃及交战.当时埃及南方王国由一位五六岁的幼主在位,安条克大帝与腓力乘虚而入,安条克大帝在帕尼翁之战中获得胜利.描写帕尼翁之战的三节经文中包含第十四节,在那里,一个新的势力被引入预言叙事.

“你本民中的劫掠者”是一股不同于埃及的南方王、塞琉古的北方王或马其顿统治者腓力的势力.米勒派认识到罗马就是“你本民中的劫掠者”.被译为“劫掠者”的希伯来语词根之一,意思是“破坏者”.在预言中,异教罗马被描绘为那股会“打得粉碎”的权势.

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第四兽,可怕可畏,极其强壮;它有大铁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兽与先前的诸兽不同,并有十角.但以理书 7:7

当 Uriah Smith

谈到强盗时,他引用了一位历史学家的话,这位历史学家指出,强盗代表破坏者.

如今引入了一股新的力量——“你民的劫掠者”;按字面意思,纽顿主教说,“‘你民的破坏者’.”在遥远的台伯河畔,有一个王国以雄心勃勃的计划和阴暗的图谋滋养自身.它起初渺小而羸弱,却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力量与活力,谨慎地在此伸出触角,小试其能,检验其武臂的劲道;直至它自觉其力,便在地上万国之中昂然抬首,以不可战胜之手攫取诸国事务之舵.自此,罗马之名赫然立于史册,注定在漫长岁月里主宰世界的事务,并在列国中施加强

大的影响,直至时间的尽头.

“罗马发言了;叙利亚和马其顿不久便发现,他们梦境的景象正发生变化.罗马人为埃及的少年王出面干预,决意要保护他免遭安条克和腓力所图谋的毁灭.这是在公元前200年,也是罗马人首次在叙利亚和埃及事务中进行的重要干预之一.” 乌利亚·史密斯,《但以理与启示录》,257.

经文中所陈述的预言在公元前219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的约二十年里得以应验,但先知谈论的更多是末后的日子,而非他们所生活的时代.

古代每一位先知的宣讲,与其说是为他们自己的时代,不如说是为我们的时代,因此他们的预言对我们仍然适用. “这些事临到他们,都是要作我们的鉴戒;并且这些事也都写下,为要警戒我们这些临到世代末了的人.” 哥林多前书 10:11. “他们蒙启示,知道自己所服事的不是自己,而是我们;这些事,如今借着那些从天上降下的圣灵所扶助、向你们传福音的人,已经报告给你们;这些事就是连天使也渴望察看的.” 彼得前书 1:12. . . .

圣经已经为这末后的世代积蓄并汇聚了它的珍宝.旧约历史中一切重大事件和庄严的作为,过去已经、现在仍在这些末后的日子里于教会中重演.信息选粹,第三卷,第338、339页.

尽管但以理并未生活在我们所讨论的那二十年时期,但通过怀特姐妹著作而来的启示告诉我们,《但以理书》第十一章所记录的许多历史将在《但以理书》第十一章最终的应验中重演.

我们没有时间可以浪费.艰难的时刻就在我们面前.世界正被战争的气氛所激荡.不久,预言中所提到的患难景象将要发生.但以理书第十一章中的预言几乎已经完全应验了.为应验这一预言而发生的许多历史事件将会重演.《手稿发布》,第13号,394.

《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十至第十五节描述了通向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的末时历史,因为第十六节指出罗马何时首次征服“荣美之地”.

但来攻击他的人必任意而行,无人能在他面前站立得住;他必站在荣美之地,那地必在他手下被毁坏. 但以理书11:16

但以理在他的书中两次使用“荣美之地”这一表达.第一次是在第十六节,当字面意义上的异教罗马征服了犹太那字面意义上的“荣美之地”的时候.

“虽然埃及不能在北方王安提阿哥面前站立得住,安提阿哥却不能在如今前来攻击他的罗马人面前站立得住.再没有任何国度能够抵挡这正在兴起的强权.主前65年,庞培剥夺了安提阿哥·亚细亚提古的产业,使叙利亚沦为罗马的一个行省;于是叙利亚被征服,并并入罗马帝国.”

“同一势力也要立于圣地,并吞灭之.罗马于公元前162年藉着结盟而与上帝的子民——犹太人——发生联系;自此日起,它便在预言的年代中占据显著地位.然而,直到公元前63年,它才借着实际的征服取得对犹太的统治权;其经过如下.” 乌利亚·史密斯,《但以理与启示录》,259.

但以理使用“荣美之地”一语的另一处经文是在第四十一节.

他也必进入那荣美之地,许多国家将被倾覆;但这些必从他手中逃脱,就是以东、摩押,以及亚扪人中的首领. 但以理书11:41.

第四十一节当然接在第四十节之后,而第四十节以“并且到了末时”这句话开头.在《大争战》中,怀特姐妹认定1798年为“末时”,所以,第四十一节所指的是1798年“末时”之后的历史.

“但先知说:‘在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 但以理书12:4.....自1798年以来,《但以理书》的封印已被揭开,对预言的认识增加了,许多人宣告了审判临近的庄严信息.” 《大争战》,356.

第四十一节所说的荣美之地并非字面意义上的古代犹大,而是属灵意义上的现代犹大.美国就是属灵意义上的现代犹大,而第四十一节是指明美国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

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哥林多前书 15:46.

那项星期日法令在第十六节中被预表,因为在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的应验中,“许多已经发生过的历史”将要重演.末后的日子里,第十至第十五节所代表的是在星期日法令之前并引向该法令的历史.

那五节经文中的北方之王与南方之王,在历史上分别应验为塞琉古王国的安条克大帝和托勒密王国的埃及诸王,象征着在通往即将来临的星期日法令的历史中成为焦点的势力.这些经文标示出十四万四千人的运动的历史,因为第十节指出1989年苏联的解体,而第十六节则指向即将来临的星期日法令.

基督通过将第十节与第四十节、将第十六节与第四十一节相对应,来强调这些经文.对那字义上的荣美之地的直接提及(它预表第四十一节所说的属灵的荣美之地)位于这六节的结尾,而第十节是开头.

正如基督确保第十六节与第四十一节有直接的联系,同样,第十节也与第四十节有直接的联系.第十节中的“泛滥,并穿过”这一措辞,与第四十节中译作“泛滥并越过”的是完全相同的希伯来词组.这个词组在圣经中仅在另一个地方出现过,但那里的译法与第十节和第四十节略有不同.尽管如此,它仍然是同一个希伯来词组.

他必经过犹大;他必泛滥而越过,直到颈项;他展开的翅膀必充满你地的全境,以马内利啊.
以赛亚书 8:8.

以赛亚书中的“泛滥而越过”,与第十节的“泛滥并经过”和第四十节的“泛滥而掠过”是相同的.除此之外,这三节经文都在描述北方之王对南方之王的进攻.在以赛亚书中,亚述的北方王西拿基立正在攻打以色列的南国——犹大.在第十节中,塞琉古帝国的北方之王安条克大帝正在攻打南方的埃及.在第四十节中,北方之王——教皇势力——在该节开头曾受过致命伤,正攻打南方的无神论势力——苏联.每一节都代表着同样的预言结构:北方之王与南方之王之间的冲突;并且在每一节中,北方之王都“泛滥而越过”.

以赛亚的见证和第十节都表明,当北方之王发动进攻时,他会在进入南国都城之前止步.西拿基立把战事带到耶路撒冷的城墙前,却未再深入.公元前219年,安提阿古大帝来到埃及边境便止步.两年后的公元前217年,他在拉菲亚之战中失利.西拿基立来到耶路撒冷的城墙前,因为

上帝的介入而战败。

所以耶和华论亚述王如此说：他必不得进入这城，也射不进一箭，不得拿盾牌到城前，也不得筑垒攻城。他从哪条路来，必从那条路回去，必不得来到这城，这是耶和华说的。因我为自己的缘故，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这城，使这城得救。那一夜，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击杀了十八万五千人；次日清早，人们起来一看，竟都是死尸。于是亚述王西拿基立拔营回去，回到尼尼微住下。他在他的神尼斯洛的庙里叩拜的时候，他的儿子亚得米勒和沙利色用刀杀了他，他们就逃到亚美尼亚地去了。他的儿子以撒哈顿接续他作王。列王纪下 19:32-37。

1989年，北方之王横扫苏联，但他并未攻克苏联的首都。俄罗斯仍然屹立不倒。下一场战役，正如第十一和第十二节所预表的，是拉菲亚战役。它以西拿基立军队的覆灭及其随后之死为预表，这表明南方之王取得了胜利。在西拿基立的记述中，这一胜利是犹大；在安条克大帝的记述中，则是拉菲亚。

第十节与第四十节直接相连，第十六节与第四十一节直接相连。第十至第十六节代表自1989年直到星期日法令的历史。第十节所代表的是第四十节中的一段隐藏历史，这段历史始于1989年苏联解体，并一直延续到星期日法令。第十节也把《利未记》二十六章的“七次”与这段隐藏历史直接连接起来，但那条真理线索不在我们此处所要阐述的范围之内。

在米勒派的历史中，复临运动内部围绕如何正确识别罗马的六场主要争论中的第一场发生了，其焦点在于第十四节中的“强盗”指的是谁。新教徒认为“强盗”代表安提阿古·伊皮法尼斯，而米勒派则将其认定为罗马。在复临运动关于正确识别罗马的最后一次争论中，争点同样是第十四节中的“强盗”。其中一方，由米勒派所代表，坚持米勒派的基础性理解，而这一理解已得到“预言之灵”的认可。

“我曾看见，1843年的图表是由主的手所指引的，不可更改；其上的数字正是祂所要的；祂的手覆在其上，隐藏了某些数字中的一个错误，因此无人能看见，直到祂的手移开。”《早期著作》，第74页。

那张神圣的图表将这场争议标注为公元前164年。

164 安条克·伊皮法尼斯之死；他当然没有起来对抗“王子中的王子”，因为在“王子中的王子”出生之前，他早已死去164年。

那场争议在神圣图表上的提及，所代表的是该图表上唯一一项并非基于上帝话语中的预言经文的真理。由此，它标示的是一个路标，不是圣经理史的路标，而是复临历史的路标，并且“不可更改”，因为这场争议说明了预言异象是如何被确立的。拒绝那项基础性的真理，就等于同时拒绝预言之灵对这张神圣图表之认可的权威。

撒但最后的欺骗，就是要使上帝之灵的见证失去效力。“没有异象，民就放肆”（箴言29:18）。撒但将巧妙地以不同方式，并通过不同的媒介，来动摇上帝的余民对真实见证的信心。他会引入伪异象以迷惑人，并将假与真混杂，使人厌恶，以致把一切名为异象的事都视为一种狂热；但诚实的心灵，借着对照真假，便能分辨其间的不同。信息选集，卷二，第78页。

“掠夺你百姓的人”的最后一次争端与起初的相同；若不明白使这异象得以确立的象征，“百姓就灭亡”。他们之所以“灭亡”，是因为他们“使神之灵的见证失去效力”。

另一类人声称,美国被描绘为第十四节中的强盗.那一类人无法或不愿承认,第十至第十五节中的安条克大帝代表美国.正如米勒派历史中的新教徒声称强盗就是安条克一样,不愿承认的那一类人则认定强盗是由安条克所预表的势力(美国).

西拿基立对犹大的进攻,直抵首都耶路撒冷,却以失败告终,是由西拿基立的将军拉伯沙基率领的.

所以现在,请你与我主亚述王立约;我就给你二千匹马,只要你能使你这边的人骑上去.这样,你怎能击退我主人仆人中微小的一一个军长呢?你竟倚靠埃及,指望战车和马兵!现在我上来攻击毁灭这地,岂是没有耶和華的意思吗?耶和華对我说:“上去攻这地,将它毁灭.”于是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敬、舍伯那和约亚对拉伯沙基说:“请你用亚兰语对仆人说话,因为我们懂得;不要在城墙上百姓听见的情况下,用犹大话与我们说话.”但拉伯沙基对他们说:“我主人差遣我说这些话,是对你的主人和你们说的吗?不是差遣我对那些坐在城墙上的人说,使他们与你们一同吃自己的粪、喝自己的尿吗?”于是拉伯沙基站着,用犹大话大声呼喊,说:“你们要听大王——亚述王的话.”
列王纪下 18:23-28.

拉伯沙基所传达的不是他自己的话,而是亚述王西拿基立的话.在但以理书十一章四十节中,北方王指教皇的权势;它在末时(1798年)被南方王——无神论的法国——所击伤,受了致命的伤.在该节中,北方王最终在1989年予以反击,并淹没南方的国(苏联).当北方王完成那项工作时,他带来了“战车、马兵,并许多船只.”“战车和马兵”代表军事力量,“船只”代表经济实力.这些符号表明,在1989年的胜利中,美国作为教皇罗马的代理军队,正如拉伯沙基所预表的那样.第十至第十五节中的安提阿古大帝代表美国,而且正如威廉·米勒正确指出的,第十四节中的“also”一词表明有一个新的权势进入预言的叙事,因此,“强盗”必然代表一种不同于南方的托勒密诸王、北方王安提阿古,或马其顿王腓力的权势.

这节经文中的“南方王”,毫无疑问,是指埃及王;但“你民中的劫掠者”所指为何,对一些人来说或许仍然是个疑问.它不可能指安提阿古,或任何叙利亚的君王,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在此前的好几节经文里,天使一直在谈论那个民族,而现在却说,“还有你民中的劫掠者”等,显然暗示另一个民族.我承认安提阿古或许确实劫掠过犹太人;但这怎么能“坚立这异象”呢?因为在这异象的任何地方,都没有提到安提阿古做过那类行为;况且在异象中,他属于所谓的希腊王国.再者,“坚立这异象”必定是指使之确定、使之完全,或使之应验.威廉·米勒,《米勒著作集》,第6讲,第89页.

“安条克”是叙利亚的塞琉古帝国许多国王所选用的名字.该帝国的建立者是塞琉古·尼卡托尔,整个塞琉古诸王的名单大约由二十六到三十位国王构成.其中许多国王选择了“安条克”这个名字,就像许多教宗在当选为教宗时会选用教宗名一样.教宗都是“敌基督”,意思是“反对基督”.其中“anti”一词意为“反对”.作为敌基督者,他们取了他们属灵的始祖之名,而那人就是撒但.在启示中,撒但和教宗都被认定为敌基督.

“敌基督要把他在天上所发动的叛逆付诸实行的决心,将继续在悖逆之子中作工.”《证言》卷九,第230页.

教宗是撒旦的代表,因此二者都与基督为敌,因而就是“敌基督”.教宗在就任时会选择一个名号,并成为撒旦在世上的代表.

为了获取世俗的利益和荣誉,教会被引导去寻求世上显贵的青睐与支持;而这样一来,她就拒绝了基督,并被诱使向撒但的代表——罗马主教——效忠。《大争论》,50.

凭着他们的行为,你们就能认出他们,而教皇们继续从事与撒旦相同的工作。

“借着罗马教皇,在这地上一直进行着与黑暗之君被逐出之前在天庭所进行的同样的工作。撒但企图在天上更改上帝的律法,并提出他自己的修正案。他高举自己的判断,超过造物主的判断,又把自己的意志置于耶和华的旨意之上,这样实际上就宣称上帝会犯错。教皇也走同样的道路,自称无误,企图调整上帝的律法以迎合他自己的观念,自以为能够纠正他自认为在天地之主的律例和命令中所看见的错误。他实际上是在对世人说:我要给你们比耶和华的律法更好的法律。这对天上的上帝是何等的侮辱啊!”

《时代的征兆》,1894年11月19日。

尽管塞琉古·尼卡托尔建立了塞琉古帝国,但此后许多国王选择了“安条克”这一名号,所致敬的并非塞琉古本人,而是他的父亲。塞琉古的父亲安条克是一位贵族,也是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麾下的将军;而腓力二世是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这种贵族地位与军事背景,为塞琉古在亚历山大大帝去世后崭露头角并随后崛起奠定了基础。

塞琉古在掌控了亚历山大帝国四个区域中的三个之后,建立了自己的王国。罗马也征服了三个地理强权,以取得主导地位并成为北方之王。当塞琉古稳固了东方、西方和北方之后,他在历史叙事中便成为北方之王,而他的都城是巴比伦城。随后许多国王在登上北方王位时选择“安条克”这一名号,以纪念他们的政治先祖。这个对应不难看出,只要你愿意看;如果你不愿意,那就看不见。

“安条克”(希腊语作 Αντίοχος)这个名字源自希腊语词素“anti”(意为“反对”或“相对”)和“ocheo”(意为“坚守”或“维持”)。北方诸王选择这个名字,是为了维系与其父相关的政治传承,正如敌基督(教皇)在开始统治时会选择名号一样。正如教皇是他们父亲——魔鬼——的代表,叙利亚帝国诸位名为“安条克”的君王也同样象征着他们父亲的代表。在此语境中,“安条克”代表他们父亲的代理人。1989年教皇权力的代理人是美国,而世俗的证据也佐证了敌基督——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与罗纳德里根在合力推翻前苏联这一行动中的关系。

在第十至第十六节中,首尾两节含有对第四十节和第四十一节的直接指涉。第十节直接对应第四十节。第十六节直接对应第四十一节。这些经文构成但以理书中与末后日子有关的预言的一部分。

被封住的书并不是《启示录》,而是《但以理书》中与末后的日子有关的那一部分预言。经上说:“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

(但以理书12:4)当这书被打开的时候,就有宣告说:“不再有时日了。”(见启示录10:6。)《但以理书》如今已经解封,而基督赐给约翰的启示要临到全地的居民。借着知识的增长,要预备一班子民在末后的日子站立得住……

“在第一位天使的信息中,人们被呼召去敬拜上帝,我们的创造主,他创造了世界和其中的一切万有。他们却崇奉教皇权的一项设立,使耶和华的律法失去效力;但在这件事上,知识将要增加。”《精选信息》第二册,第105、106页。

在1989年的末时,《但以理书》第十一章最后六节代表“但以理的预言中与末日有关的那一部分”。当它随后被解封时,这一点才被认识到,而那次解封带来了关于“教皇制度使耶和华的律法作废”的知识增长。阿尔法和俄梅伽总是以起初来说明结局,而自1989年开始的考验过程旨在产生两类敬拜者。

他说:“但以理,你只管去吧,因为这些话已经封闭、盖印,直到末时。许多人要被洁净、被洗白,并被试炼;但恶人仍要行恶,恶人没有一个能明白,惟有智慧人必能明白。”但以理书 12:9、10.

我们现在正处在那场考验过程的最后阶段,因为复临运动之初关于强盗的争议如今正在重演。把强盗认定为美国,就等于把安提阿古认定为强盗。这与当年米勒派和新教徒之间的争议完全一样。

在试炼过程的末了,正如在开始之时一样(这一过程始于1989年),犹太支派的狮子解开“与末后的日子有关的但以理书预言的那一部分”的封印。1989年所解开的是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的最后六节;而在结束时,则是第四十节的隐秘历史,这一隐秘历史由第十至第十六节所预表。

我们将在接下来的文章中,继续考察复临运动历史中的六条争议脉络。第一条争议说明了最后一条争议。我们将以第一条和最后一条争议为框架,对照其余四条争议,并在展开其中所涉及的要害时,揭示公义的仇敌如何设法阻止上帝的子民按着正意分解“异象”;这“异象”是以罗马的象征所确立的。

除非我们明白那些正迅速消逝、归入永恒的片刻的重要性,并预备好在上帝的大日站立得住,否则我们就是不忠心的管家。守望的人应当知道夜间的时辰。如今万事都笼罩在一种庄严肃穆的气氛之中,凡相信现今真理的人都应当认识到这一点。他们行事为人应当以上帝的日子为念。上帝的审判快要临到这世界,我们需要为那大日作好预备。

“我们的时间是宝贵的。我们只有寥寥无几的宽限期日子,可以用来为将来那不朽的生命作好准备。我们没有时间浪费在杂乱无章的行动上。我们应当惧怕只停留在上帝的话语的表面。”《证言》,第六卷,407.